四書待問

四書待問卷之十七

孟子

臨江蕭　鎡　編

梁惠王上

孟子見梁惠王而　公孫丑陳代乃發不見諸侯之問

孟子嘗言不爲臣不見踰墻閉門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見矣由是觀之君以禮來見則自當見之所不見者其交不以道其接不以禮耳史記謂惠王卑禮厚

幣以聘孟子而孟子至梁

不見諸侯者不先往見也見梁惠王者答其礼也蓋先王之礼未仕者不得見於諸侯戰國之時士鮮自重而孟子猶守先王之礼故其所居之國而不仕焉則必其君先就見焉然後往見之若異國之君不得越境而來則必以礼幣先焉然後往答其礼也耳

孟子不見諸侯而見齊梁之君借曰惠王礼幣招之而往宣王豈招之而往邪

孟子見齊宣王事始末具載其書中間孟子將朝王

一陛乃始見之禮隆義如此豈苟合易進耶是時唯
宣王能知孟子禮之以賓師之位未幾便致為臣而
歸可見於他國不合

孟子既以何必曰利答梁王利國之問矣何
以又曰周於利者凶年幾不能殺

利國益富國强兵之類志於富强必害仁義所謂周
於利者耕桑雞彘無失其時使農有餘粟女有餘布帛
故無凶年之害此義中之利所謂王道也蓄歲

惠王沼上之樂賢士宣王雪宮之樂所問似同

同孟子答之何以異

惠王之質又下於宣王方其顧鴻鴈麋鹿蓋有矜誇之意而宣王則疑賢者之不肯有此樂也爲愈矣故孟子之對惠王也告之以獨樂之不得其樂末言夏桀之事所以警其驕惰也對宣王也則陳義以擴其心志所以引而進之也然大意皆言當與民同樂而已

孟子沼上之對其辭遜雪宮之對其辭誇

孟子答沼上之問好樂好勇好色好貨之問

皆徐引其君以當道何其辭氣之不迫也至答利國之問柦文管晏之問秦楚構兵之問皆反覆其說以

闢之何其嚴也以後說方之前說若未甚害

而攻之反切何與

前數者一病為一事故細繹其性之端以示之使之曉然知反躬之要則天理可明人欲可遏至於霸強功利之說易以惑人或起之則大體一差無往而非病雖有嘉言善道無自而入故闢之不得不嚴也

魏地迫於秦受兵割地無虛日而孟子敬惠

王者刑薄斂修孝弟忠信便可制挺以撻秦
楚之堅甲利兵談何容易

自功利之說勝而王道始不行於天下夫功利之所
以勝者以其有立至之效王道之不行於天下以其
迂濶而不切事情也然王者道本乎人心循乎天理
人均具此心心均具此理即是而行之三綱既正九
疇既叙則人皆知尊君親上刑罰既省稅斂既薄則
人皆得樂生送死於此率歡欣鼓舞之民而征之其
效自速後來公子無忌率五國之師直搗函谷關可

見○孟子勸時君行王道孔子言吾其爲東周
孔孟灼見天心以天自處周有一日天命便當爲周
文王孔子是也一日天命去周便當爲周武王孟子
是也

齊王不忍一牛之死其事微矣孟子遽謂是
心足以王何也

齊王急於戰伐之功其所爲不淺矣然其不忍一牛
之死則不可不謂之惻隱之發而仁之端也古之聖
王所以博施濟衆而仁覆天下亦即是心以擴充之

月

梁惠王下

齊王問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答於傳有之矣他日又曰文王以百里百里之國果可以爲七十里之囿乎

所謂於傳有之　有鳥獸昆蟲之類先儒謂七十里之囿必在三分天下有其二之後竊以孟子之心但以推廣齊王與民同樂之意芻蕘雉兎無不往者則雖七十里當無復

育矣況周之盛時天下山林川林澤

芻獵而不禁乎漢武帝上林苑三

十里

以文王之周而七十里者

以大事小如何是仁以小事大如何是智

仁者無計較之私

智者有量

度之度明必不以小而敵大

湯事葛文王事昆夷

以小事大樂天者

矣何云以書云葛伯不祀湯始征之詩云昆夷

駾矣唯其喙矣

事之者樂天之仁伐之應天　是道理豈
有計較之心執俗見以觀聖賢陋矣
孟子不取管晏　乃引其言
蓋稱管晏者其大法也其言與事有可取者亦不可
掩亦與人為善之心也與引陽虎之言同
孟子告時君多言湯文之事又與滕文公言
後以大王之事告之
滕國小而迫非有湯文之德不能與　不過其為善
以待後世其次則效死而已固難以湯文之事告之也

公孫丑上之上

公孫丑言文王之德百年猶未洽于天下孟子亦以為難而謂師文王者五年七年必為政于天下可乎

文王當殷家累世聖賢之後流風善政猶有存者雖有文王之德涵濡百年之久而猶有未盡治者以其時勢之難也戰國之際王澤既泯天下不復知有周矣文王之政布在方策諸侯倘有能法而行之則可以為政於天下矣況仁義必以漸摩積久而後能化

非若紀綱法度之易以感人此又德政之分也

既言孟施舍守約矣又曰舍之守氣不如曾

子之守約

氣是實物約是知虛守約云者言其所守之得其要耳非以約對氣言亦非以約為一物而可守也言黝舍皆守氣而黝之守氣不如舍所守之約舍之守氣又不如曾子反身循理所守為尤約也黝舍是氣上做工夫曾子是理上做工夫答某

告子不得於言與孟子知言之別

告子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詖辭知其蔽於字其字有在己在人之別然告子所不得之言即孟子所知之言告子之所以失即孟子之所以得也

持其志無暴其氣以持志為主何以下文言養氣不及持志

持其志即其義理之養孟子養氣即全在集義集義即持其志也孟子細密工夫如此不肯下一敬字先儒謂才高難學

養氣以集義為功而集義以居敬為本此言集義剛

固非持志不能矣程子曰志為之主乃為生浩然之氣至於浩然之氣已成則又何者為志氣之別

孟子先言養氣又言養心又言養性而言養氣為尤詳所養果不同乎

孟子嘗言養心矣又言養性矣性即理也心具此理者也有以養之則人欲不能為天理之害操存寡欲養之、方也而又有所謂養氣者何哉陰陽五行氣也所以然者理也精粗本一原顯微本無間也有以養之則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充其

之事業孔孟之道德孰非是氣之所為乎苟失其養為姤灶為燔間為妻婦此豈氣之本然哉養不養之間君子小人所由分也然其所以養氣者必先於集義所以集義者必先於知言唯知言則是非邪正曉然於胸中動容周旋無適不合於義所以不愧不怍有以全其浩然剛大之體矣養性也養心也養氣也孟一理也夫子亦曰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此養氣之端所自以也

養氣養心養性先後

志至焉氣次焉則持志在養氣之先存其心養其性則養性在存心之後

孟子言養心養性養氣而養氣爲詳豈善養氣者心性皆得其養與抑心性之養又在養氣之外與

心者以具衆理而帥夫氣者也性即此心所具之理而生夫氣者也氣則聽命以心而載夫理者也天下之難持者莫如心而心之所以失其養者必其人欲之分數多天理之分數少也然口鼻耳目四肢之欲

皆原於氣而人所不能無者將有品節限量耳苟溺於所欲而不能節則放僻邪侈無所不至而心之所存焉者寡矣故唯寡欲則神清氣平而道心常存道心存則有以統夫性帥夫氣而皆得所養矣先儒謂養心也養性也養氣也蓋一理而已不有致養于氣而委心性于不養亦未有外心性而與養氣為二者也自脩

浩然之氣乃天地之氣人稟之於天者合下便有此氣何以又曰集義所生

天地之正氣即集義所生者天道流行發育萬物其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五行而已而所謂陰陽五行者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是理者生物之本也氣者生物之具也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豈集義之外別有所謂天地之正氣哉○以本體言必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浩然之氣理之所生也人有是氣而不知非義其不暴其氣者幾希矣故孟子養氣大要只在集義

配義與道、義無氣則餒矣集義所生行有

不慊於心其餒何邪

配義與道無是餒也是氣不足而餒行有不慊於心
是義不足而氣亦餒

告子外義孟子以為未嘗知義而曰集義則
似有取于彼而集之以於此矣

義者心之所以制事而使合宜之謂事物之來無不
以是義之而使合于宜焉是謂集義豈曰取於彼而
集於此哉

浩然之氣旦氣夜氣

氣無二氣而所養不同浩然之氣以直養而無害者旦氣夜氣其日夜之所息者浩然者得所養之全而無虧欠之時旦氣夜氣則梏亡之餘而所息之功也所息之積日以深厚則盛大流行將有不期然而然者聖賢於浩然之氣猶曰善養可以旦氣夜氣而不知所以養之乎

詖淫邪遁之辭何以知其蔽陷離窮

辭之偏詖者由其心之蔽於理辭之淫放者由其心之陷于欲辭之邪僻者由其心之離於道辭之遁逃

者由其心之窮屈於義理也

知言章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先政而後事距

楊墨章作於其心害於其事先事而後政

先事而後政者自微而至著先政而後事者自大本

而至節目

事者政之目政者事之綱故淫邪遁由此心之失故

言生於其心淫辭詖行乃異端之害故言作於其心

失自中出者其發必驟故先大綱而後及於節目害

自外至者其浸以漸故先節目而後及其大綱上言

發於其政下言作於其事亦自不同者蓋
　孟子言浩然之氣而其終但言伯夷伊尹孔
子而不及氣
答問之間文勢自是如此說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
以朝諸侯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
為蓋已造至極有此氣象則其所養可知而浩然之
氣又不足言矣
亦以三聖人所養言之也君百里而能朝諸侯有天
下非德盛者不能及其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

下不為非心得其正而不為外物所動亦不能如此

伯夷之　宜不足與有為者孟子稱其能以

朝諸侯有天下何自見之

其制行高處

公處堯舜無以異瑕瑜

不相掩

夫子賢於堯舜

當時若無孔子今人違堯舜也不識

四書待問卷之十七終

四書待問卷之十八

孟子

臨江蕭鎰編

公孫丑上之下

孟子言以德服人者中心悅而誠服又言以善服人者未有能服人者也何德可服人而吾不能服人與

以德服人者由德有諸己自能使人之〻入於德故人無不服　以善服人者以善私於己唯恐有人之進

於善故人雖不服蓋以德者無意於服人而自不能
外以善者有意於服人者則必有與之爭善者書曰
有其善喪厥善

仁則榮不仁者辱仁者純體無私宜無榮辱
之敝矣而猶有好善惡惡之心哉

此為不榮則辱者言之仁者心無榮辱之累豈以榮辱之
之故而為行仁哉

仁者私欲淨去蓋天理流行固非自外至者之所能
榮辱也少有私欲則未免於不仁而辱於是有所怵矣

人惡不知惡辱耳既知惡辱則好仁惡不仁之心油然而生若惡辱而居不仁則是遷善之心卒歸於不仁而已矣

人皆有不善忍人之心至孺子入井皆言仁何以下文四端兼言仁義礼智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故其生意貫通乎四者之中仁固仁之本體義則人斷制礼則人之節文智則人之分別正猶春之生意貫於四時春固生之生也夏則生之長也秋則生之收也冬則生之藏也蓋仁是體義

礼智是用專言之則曰仁配言之則曰仁義分言之則曰仁義礼智

不忍之心即惻隱之謂也性之為德無所不具㧾之則推是四德而一以包三者仁也情之所發無所不通㧾之則推是四德而一以貫三者惻也

仁義礼智之端仁義礼智之實

端者端倪物之緒也實者真實 之對也孟子於人不知不覺處提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使人驗

而知為仁義礼智之端於人日用常行處提出自親
從兄使人由而行之而知為仁義礼智之實
端者端緒之謂性之發見者也實者精實之謂情性
之發見而精實者也自其惻隱之發而為親親之愛
之實以至仁民愛物皆仁也自其羞惡之發而為從
兄從之敬之實以至居鄉以齒處窮不遺皆義也自其
辭讓之發而為節文斯二者之實達而為足以有敬
皆礼也自其是非之發而為知斯二者弗去之實達
而為足以有別皆智也各自其發見而切近精實者

推之以副至其極是故即其性之發見者則謂之端即其發見而精實者則謂之實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事親從兄事也此四端曰實之分也 自修

仁義礼智根於人心之所固有故自人心而言必有仁義礼智之性以爲之體必有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以爲之用而事親從兄又其用之先見者也

孟子兩言仁義智皆曰惻隱羞惡是非而於

礼一曰辭讓一曰恭敬

禮者敬而已矣恭則敬之見於容貌者也恭敬則表

衷如一礼之大用莫加於此辞讓又敬之一端與惻隱羞惡是非不同故言端則曰辞讓欲其擴而充之也不言端則曰恭敬直因此以著其本體耳〈養蒙〉

四端不言信

程子言既有誠心爲四端則信在其中五行無土位在四象之中五常無信位在四端之中信者實有此者也實有此仁實有義實有此礼智即信也四端無信不成四端可謂鼓無當於五聲不得不和水無當於五色不得不彰

和皆擴而充之下文苟不充之何以言擴

擴言推充言滿上言知皆擴而充之既知得如此便當推廣以充滿此心之量擴廣而後能充充則不必擴也

孟子謂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何以又

曰隘與不恭

非謂夷惠為聖人也得聖人之極清極和者耳夷惠之清和聖人之清和也而其流之弊必至於隘與不恭故孟子並救挽其本清其源

二子於清和之中已盡處之已盡其道然於是二端執而未化故有所偏而未免於隘與不恭也

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何以又曰聖人百世之師

古人制行以一德名者必有所偏既有所偏則不能無弊於不能無弊之中而其遺風猶足以師表百世所以為聖人也是故聖之清聖之和百世師之師也清和之弊為隘為不恭君子不由矣學者師其清和無師其隘與不恭善師聖人者也聖之清聖之和所以

為百世之師者謂能使薄夫敦鄙夫寬頑夫廉懦夫立志也然學夷惠不別頑懦者學清必隘薄鄙者學和必不恭故君子不由耳學者當於清聖之和而求其所以師不當於清和之偏而流於隘與不恭也

○○○隘與不恭乃清和末流之弊謂學於夷惠者夷惠自身却無此

公孫丑下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則周官封疆之制周易

設險字守國 弧矢之利非與

先王吉凶與民同患其為治也體用兼該本末具舉道得於己固有以一天下之心而法度詳密又有周天下之慮此其治所以常久而有固也若孟子之言則舉其本以明之蓋以其本而後法制不為虛器矣

孟子言國固國不以山谿之險而告滕文公以鑿池築城

言固國者凡以得民心而已得道者多助故地利不如人和也告滕文公則其國小勢迫到無可奈何處

則死守而已然必其民能效死弗去然後可守

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又曰湯至於

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則見而知之湯學

於尹與尹學於湯與

論學聖之傳必原其自論道統之正必先於所尊天

既命湯以為億兆之君則其所以承堯舜禹道統之

正傳者湯固不得而讓尹也湯雖承學于尹而不得

讓三聖道統之傳尹雖授教于湯而不能于湯道統

之正湯既不得而讓尹〻獨可先得而先湯哉奮叢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皆學焉而後臣

之不知當時所學何學

史記載素王九主之事視民知治之詞孟子言以堯舜之道要湯則湯之學歟於伊尹蓋有之矣若桓公之於管仲其所從學管具載管子霸形諸篇迎之於郊禮之於廟三爵而問為政而曰仲父不以一言救寡人寡人有耳將安聞道則學焉後臣殆非虛語然伊尹之學在堯舜故湯學其所學而王管仲之學在功利故桓公學其所學而霸為天下國家者可不慎所

學弐

泄柳閉門而不内其絶物已甚如此又無人乎
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不幾於苟賤取容
乎

閉門未為臣故不見及其既仕則直道事君義不苟
合非賢者為之主則必不見容非謂有人譽己乃能
自安也所謂不能安其身恐繆公不察己之誠也臣
而唯恐其君之不察其誠則其合也難其行道也不
易自足如此

君子或出或處各

君子或出或處各有其道固不可是前日之介而非
今日之通亦不可是今日之通而非前日之介閉門
不內此泄柳也無人乎子思之側則不能安其身亦
此泄柳也其出處之時然也夫何疑於泄柳

孟子見齊王退而有去志而三宿出晝晝猶
以爲速

見王之初必丑之已有所不合故有去志居賓師之
位而不受祿度其去就之在己也然天下無不可與
有爲之人亦無不可改過之人故三宿出晝猶望其

能改耳然則見王而退有去志者樂天之誠也三宿出晝者濟時之心也大賢出處豈若荷簣者之果哉齊王不可以為湯武此孟子所以有去志也然比之當時諸侯則猶有可取者以其不飾詐撟情以自欺也觀其聞孟子之言則曰惛不能進好樂之間則為之變色言好勇好貨好色則自以為疾雖鈍而不欺與夫飾詐撟情以自欺者異矣故孟子猶有望焉不欲久于齊者知齊王之不足與有為也不忍速去齊者異齊王之猶可與有為也

天知欲平治天下與天之未喪斯文同與
此皆聖賢未信之辭然亦可見聖賢氣象聖賢之分
也

孟子既曰憂以天下又曰吾何為不豫
或問文中子曰聖人有憂有疑乎曰天下皆憂吾獨
得不憂乎天下皆疑吾獨得不疑乎或人退文中子
曰樂天知命吾何憂窮理盡性吾何疑孟子不忘天
下憂亦不害其樂天知命之樂也

千里見王是予所欲而又於得見王退有志

去志

孟子雖度幾宣王之可與有為吾道之可與有行而其可去之幾未嘗不先覺茲聖賢之所以為聖也

滕文公上之上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又曰堯舜性之也

性善性之有以異乎

性即理也渾然至善唯堯舜得全於天不假脩為而能盡其本然之量善故孟子言性善必稱堯舜以實之以見仁義不假外求所謂性之也性善之性實性

之之性虛善性之所謂所性而有也

孟子道性善荀楊說為異論先儒以天地氣質言之而性之說始定然分性為二則果有善不善矣

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也人物得是氣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是理不自立依氣而行則理未嘗離乎氣也以理言性則性無不性以氣言性則有美惡之不齊所謂有善有不善蓋言氣質之性耳脊莪

滕國小而迫於大國亡可立待問之孟子宜得富強之策而道性善稱堯舜毋乃迂遠而於濶於事情乎

性者人同得於天之理堯舜則此盡心者也苟盡此性堯舜可為而况區〻之富強乎其所以自強在文公耳

四書待問卷之十八終

四書待問卷之十九

臨江蕭　鎰　編

孟子

滕文公上之下

文公行仁政孟子止許以善政而不以王道期之何也

滕介齊楚之間滅亡之不暇孟子所為謀者無非王道至無可奈何處亦以可王望之豈是不言

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夏后氏之貢猶

有不善者乎

作法必始於粗終於精古人豈不知也勢未及也方其未有貢也以貢為善也及其既貢而後知其有未善也

禹貢九州之賦有錯出他等者不以為歲之常數又因省耕省斂而補助之用制鄉遂用貢法亦有司稼之官巡野觀稼視年之上下以出斂法則其弊未至如龍子所言乃當時用貢法之弊耳

法至後聖迺家周兼夏商之制都鄙用助法鄉遂用

貢法貢非不善但比之於助﹅﹅更善耳大抵前聖立法其終不能無弊後聖因其無弊而損益之而議者遂以前法為不便善使無復台氏之貢則殷周曷從損益以為助徹乎

一聖人作必有以勝乎古人者矣愈作而愈勝吾固憂其所終也是故舜之勝堯禹之勝舜非舜禹之矣事也時之及聖人不能却其來則勢之積聖人不可保其往也則聖舜禹亦不得已為之也後之聖人又有以勝之者矣而天下之變豈至於窮焉而無所歸

世之議者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貢嘆夫貢之猶有所不善也固所以 商周也助之盡善是其所以閑泰也已故凡 者尋 惜其未分之智而盡善者益滋其無已之情是故人之情不可使之甚便而君子之治亦難乎其無餘巧也以無餘之利足其便之欲而天下之患日益故曰井田之成阡陌之生也子曰虞夏之道寡欲怨於民商周之道不勝其弊吁聖人固已憂天下之必泰而悲憂道之不可復見也哉

孟子告文公則曰為王者師告齊梁之君則

勸以行王道

齊梁地廣民衆故能行仁政則可以為王滕壤地褊小雖行仁政未必能興王業故能為善亦可以為王者師而其澤亦未及於天下以此見孟子之道能大能小無不可為之事也

孟子距楊墨及夷之求見則曰吾今則可以見矣闢其端使知彼說之為邪而正其害道之罪見夷之使知吾道之可反而啟其遷善之機故曰歸斯受之

而已孟子豈塞其向道之塗哉宜乎夷之憮然為間
曰命之也

滕文公下

陳代萬章皆言孟子不見諸侯孟子何嘗不
見齊梁之君耶

古者仕於其國不為臣不見必其君先來見然後
往見若在他國則諸侯無越境來見之礼故以幣來
聘則不得不往見之如見梁惠王是也既至其國或
為賓師若欲有謀焉則來就見託辭召之則不往見

○如答齊宣王是也齊雖不聞有聘然以梁事及答
○陳代之言觀之必非不待招而往者未發去齊其
○進退可見

春秋天子之事又曰其事則齊桓晉文果
天子之事與抑桓文之事與

春秋聖人之用惇典庸礼命德討罪遏人欲之横流
存天理於既滅訖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乱賊
禁其欲而不得肆可謂天子之事也春秋之時有功
者未有大于五霸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于五霸者

也春秋所以治五霸之功過故其事為詳而五霸桓
公文為盛所謂事則桓文也知春秋為治五霸之功過
則知天子之事行於桓文之中之間矣荼叢

孟子距楊墨以承三聖豈當時害道止於楊

墨與

申韓之刑名侬衍之縱横皆異端之能害道而孟子
獨距楊墨者蓋理有似是而非者最為害道楊氏之
為我疑於義其流至於但知愛身而不知有致身之
義則無君墨氏之兼愛疑於仁其流則以愛無差等

而視其至親無異於路人則無父無父無君則人道
滅絕是亦禽獸而已申韓儀衍之術其患足以惑世
而不足以惑俗楊墨之言其患在內故其邪說詖行
淫辭能壞人心術于是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
事害於其政者乃至若是烈矣是當時害道雖不止
于楊墨而楊墨固害道之甚者也 荃叢

墨子兼愛孟子距之　　　　也而曰仁

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

正道理一而分殊異端二本而無分仁者以其所愛

及其所不愛即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非理一而分殊乎墨子兼愛謂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於路人非二本而無分乎

孟子距楊而曰歸斯受之不　之辨

聖賢之待異端當其橫議距之甚嚴及其來歸待之亦恕使知彼說之為邪而正甚害道之罪待之恕使知此道之可反而啓其遷善之機蓋楊氏之為我疑於義墨氏之兼愛疑於仁其流弊至於害仁傷義率天下為禽獸之歸故不得不嚴以距之及其反也則

逃墨而楊逃楊而儒固自有反正之漸則當閔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是以受之不得不恕也苟追咎其既往之失是塞其向道之塗毆之入於異端而已君子則不然

離婁上

孟子曰是心足以王矣則仁心固王政之本也而又曰今有仁心仁聞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則是所謂仁心初不足恃而所謂先王之道又在此心之外耶

是心足以王者言有是心而能擴充之以行先王之道如所論制民之產云者謂可以王耳非謂專恃此心而直可以王也先王之道固以由是而推之以為法耳但其盡心知性而無私意小智之累故其為法也盡天理合人心雖聖人復起而有所不能易者後之人君當因吾心而擴充之以盡夫法制之善則充吾心之固有者非謂心外有法而俟於外求也後人雖有是心而不能無私意小智之累苟不循是而之焉則雖有仁心仁聞而不免於徇私妄作之失譬之

棄規矩而欲以手制方圓其器不至於苦　者幾希矣

道二仁與不仁而已矣仁固是道不仁亦可謂之道乎

有仁之道有不仁之道道二猶言大路小路也

夫道一而已矣而又曰道二

道二猶言好底道理不好底道理若言正當道理只有一箇更無第二箇所謂大道一而已矣也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曰天可也小役大

弱役強亦曰天何哉

小德役大德小賢役大賢以賢德論小役大弱役強以勢力論大者理之當然也到勢力不敵處不得不然是其理勢必當如此涕出女吳豈人情哉

不明乎善不誠其身矣是明善所以誠身也而又曰思誠者人之道不知思誠工夫又在何處

明善者格物致知之謂思誠者毋自欺慎獨之功明善固所以誠身而誠身又在思誠思誠唯恐其理之

在我者有一毫之不實常思有以實之如是則意誠心正而身無不誠矣思誠猶君子有九思

離婁下之上

子產濟人之事謂之不忍人之政可也何以曰不知為

子產之事可謂有不忍人之心矣然先王則以不忍人之心而行不忍人之政是以其體正大而均平其法精密而詳盡而其利澤之及人如天地之於萬物莫不各有其分而莫知其功之所自苟有是心而

無是改則不過於煦濡姑息苟取悅於目前以結其雖實之歡頑其耳目之所不及則恩惠之施必不免有所遺矣況以天下國家之大必得人人而濟之鄉

君臣之大義天地之常經難視所待之厚薄為輕重乖離之論似太過

孟子此語是言大凡報施如此若忠臣孝子不當以此自處當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孟子語有痕跡此類是也孔子但言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言不必信行不必果言可不信乎行可不果乎

言行固欲信果然有必之之意則非也必乃私也言必欲信而不知義將至於守其所不可復者私意相與而非信也行必欲果而不擇義將至於為其所不可推者直情徑行而非果也故大人者言行不必乎信果唯義所在焉耳

大人者言不必信又曰言語必信非以正行也

言不必信之必有意為之也言語必信之必自然而然者也有意為之者但期於信而不顧義之所在自

然而然者言無不信非欲以此正行而為之者惟義所在則不期于信而自無不信而何以正行為哉

博學詳說而反約即上章深造自得之意如何

博學詳說即是以道深造之意將以反說約則欲其自得之深也但上章以行言下章以知言知與行互相發也

聖人人倫之至則曰皆法堯舜而已矣至言察於人倫為法於天下何以獨言舜

法者人倫而已聖人道其常而處之不失未足以見其人道之盡也惟舜及其變而不失其常是以為人道之盡故特以舜為言耳

湯執中子莫執中之別

湯執中乃時中之中觸處是道理活法也子莫乃執一之中死法也霄壤之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堯舜禹之中亦湯之中也為我而不敢為楊朱之深兼愛而不敢為墨翟之過於者二者之中而執其一節以為中

者子莫之中非湯之中亦非堯舜禹之中也
湯執中即三聖授受允執厥中之中與子莫執中文
間而義異蓋精一於道心之微則無適而非中其曰
允執則非徒然而執之矣子莫之爲執中則以其爲
我而不爲楊朱之深兼愛而不爲墨氏之過而於二
者之間執其一節以爲中耳故由四聖以爲中則其
中活由子莫以爲中則其中死中之活者不待權而
自無不中、之死者非學乎聖人之學則不能權之
以適乎中也故曰執中無權猶執一也舉一而廢百

者也

聖人義精仁熟非有意於執中而自然無過不及故有執中之名而實未嘗有所執也以其無時而不中故曰時中若學未至理未明而徒以我為兼愛之中為中而執之則所謂執中者執一而已矣豈不害於時中乎子莫是也

聖人不思而得言明睿所照萬理咸具然周公仰而思之夜以繼日何也

到聖人地位可以不思然聖如堯舜愈兢兢業業何

嘗謂我自聖來此人心可以不死天理可以常行聖人爲人立極處爲有此心

四書待問卷之十九終

四書待問卷之二十

孟子

臨江蕭鎰編

離婁下之上

詩亡然後春秋作　以下多春秋時詩而

曰詩亡何也

詩云為周室東遷黍離降為國風天下無復有雅而王者詩亡矣孔子作春秋定於天下之邪正為百王之大法所以繼雅也

孟子言春秋其事則齊桓晉文春秋載王霸
列國之事多矣何以獨言桓文

春秋二百餘年以無霸始以無霸終其間五霸迭興
桓文為盛桓大國扶小國　諸侯以尊天王安中國
攘夷狄其有功於天下甚大後之霸者皆求其道而
而行之所以謂其事桓文也

春秋既曰其事齊桓晉文又曰仲尼之徒無
道桓文之事者

春秋之時五霸迭興桓文為盛孔子作春秋以史之

文載當時之事皆所以治五霸之功過至於先詐力而後仁義則孔門童子所羞稱者春秋之於五霸有所貶而無過褒以此是故以治其功過而言所以為事則桓文若明其道正其義則固無道桓文之事者

五世而斬以言君子之澤可也小人亦有澤乎

所謂澤者隨其小大淺深之所漸被小人以對君子而言小人在上為政亦未嘗不流澤也然謂小人之澤則與君子固有間矣

澤謂波流浸潤清水是清浸潤污水是污浸潤大約
皆五世而絶

取者貪之属無取者廉之属猶與之為惠不
與之為嗇死之為勇不死之為法也若以過
取者為傷於廉則宜以不與為傷惠不死為
傷勇矣而反以與為傷惠死為傷勇何哉
過取者為傷廉過于此而使奪于彼者也過于之為
傷惠過死之為傷勇過于此而反病乎此者也蓋奪
乎此者其失為易見而病乎此者其失為難知故孟

棨侯庶以例二者是亦孔子過猶不及之意耳
聖賢之道中而已矣禹稷三過不入疑失之
頑顔子簞瓢陋巷　失之不及
三過其門而不入在禹稷則爲中矣簞瓢陋巷則非
中矣簞瓢陋巷在顔子則爲中若過門不入則非中
矣所謂君子而時中也
禹稷顔回同道曾子子思同道禹稷之思顔
子之樂曾子之去子思之守道恐乎同
聖賢之迹所爲之迹不同而同歸於道要在所居之

地而為其所當為而已顏子之道固同於禹稷子思之道固同於曾子而曾子子思亦未始不可同於禹稷顏子也此之謂時中

禹稷顏子易地則皆然顏子未見於事為而以比之禹稷無乃過乎

德者本也事功者末也本末一致有顏子之德必有禹稷之事功所謂事功於聖賢於聖賢矣何有哉惟其時而已

事親有隱而無犯故事父母幾諫匡章子父

責善而不相遇則必無婉愉之容色非有深愛者通
國所稱似不爲過孟子何以深解之
匡章不能察親之意而過於辭色是以爲責善而賊
恩人子而至於責善以賊恩則非惟不能正救其事
而反以傷父子之天性其所處固不爲無過然謂之
不孝則已甚矣畢覺章之本心亦欲其父之善諭者
當原其心可也

萬章上

堯舜與賢禹傳之子孟子以舜禹爲相歷

年多少言之使舜禹而施澤未久堯舜將不舍子而
授之子
賢審占七分久審占三分不然何以不使舜禹便即
位而使居攝也此等大事若天命人心未到熟脫
處如何遽然踐履其地
道義一物非其義則非其道矣一介不取予
則其大者亦可知矣既曰非義又曰非道既
曰一介又曰天下千駟何哉
道義云者兼體用而言一介千駟極其多少而言蓋

人之氣質不同器識有異或務大而忽小或拘小而遺大故必兼舉而極言之然後足以見其德之全耳〇阮曰義又曰道者體用言之也先言義後言道者自其用處著察之而見其體之一也天下千駟所謂大也一介所謂細也物有大細而道義無大細苟害於道義則豈關於大細哉此伊尹之辭受取予無間大細一以道義斷之而不苟也

萬章下

夷惠言風伊尹不言風

夷惠不得有為於當時而其清和之風足以廉頑立懦寬鄙敦薄伊尹以天下為己任得行其道於天下而後世被其澤不特聞風而已

或謂伊尹得行其道而夷惠不得施其志此論固通然似不必然然亦偶然耳

孔子去魯曰遲遲吾行去父母國之道也及從而祭膰肉不至何以不稅冕而行

夫子生於魯其仕父母之邦固無可去之義不得已而去亦必全其去之之道方其司冦攝相三月大治

而定公君臣受齊女樂怠於國政夫子時則可以行矣而不欲彰其君相之失故遲遲其行及燔肉不至不稅冕而行所謂以微罪行不欲為苟去也

可以速而速與前篇可以速則速而字則字之辨

仕止久速皆言聖之時也而字尤見從容不迫與時偕行之意

清任和氣質之偏以一德名者也而孟子謂之聖

三子之聖因其氣質之偏而能力行以造其極則至乎不思不勉之地表裏洞徹無一毫人欲之私者就三子而論則伊尹之學又深於夷惠然於孔子皆有不得而班者

夷惠一流於清一流於和伊尹聖之任者未見其偏何以列於夷惠之間

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其弊與二子同

夷惠伊尹優劣

伊尹體用較全夷惠高似伊尹伊尹大似夷惠

伯夷不念舊惡孟子謂之清柳下惠不以三
公易其介孟子謂之和
不念舊惡此清者之量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和者之
守不念舊惡此清中之和不易其介此和中之清
伯夷聖之清柳下惠聖之和伊尹聖之任祿
之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受弗顧未得為任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不立於惡人之朝不
與惡人言雖不念舊惡終是清之意多柳下惠不羞
汙君不卑小官與鄉人處油油然不忍去雖不易其

介終是和之意多伊尹治亦進亂亦進自任天下之重以而克俾厥后惟堯舜爲耻匹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雖不受禄焉終是任之意多

始條理者智之事終條理聖之事則所重在聖智譬則巧聖譬則力則所重在智

智者知之所及聖者德之所就三子所知偏於一故其所就亦偏於一孔子知無不盡故德無不全所以偏者由其蔽於始是以闕於終所以全者由其知之至是以行之盡此言由智以至於聖譬之于射巧不

足而力有餘則能至而不能中猶三子一節難至於聖而知不足以及於時中也若孔子則巧力俱全至而能中所謂聖智兼備也此則以射之巧力發明聖智二字之義而非所謂有輕重也

孔子何以集大成聖智終始孰全孰備巧力中至孰難孰易

成者樂之一終書所謂簫韶九成是也樂有八音若獨奏一音則其一音自為始終此樂之小成也若八音迭奏始而宣之以金是作大樂之條理於此而始

終而收之以玉是作大樂之條理於此而終所謂合衆小成而為一大成者此樂之大成也學問體要而始於致知終於力行知之至則為智行之至則為聖三子始焉之所知止於一理故其終止成於一理夫子始焉之所知兼夫衆理故其終亦成於衆理焉之清尹之任惠之和是各於理上見得透徹故其為聖也亦各成於一德夫其止於一德者自以一德為大矣以清為大者以任為小以任為大者以清為小以和為大者并以清與任為小矣於是各以一德自為

○始終亦猶樂之一音自爲起結所以爲小成孔子○之大成亦非外三子之聖以爲聖蓋集衆小以成○其大也集三子之清任和時出而用之所以備道全美度越諸子亦猶八音並奏集諸小成爲大成也又譬於射均至於百步之外而有中有不中者巧者知得到則百發百中力者行得到則至而未必中蓋學不難於行而難於知猶射不難於力而難於巧

周室班爵祿何以與周禮不同

先儒謂孟子是夏商之制至周公拓大王土宇增國

以封諸侯故分上之數大司徒率多四倍五倍觀奄有龜蒙大東瀕史亦在邦域之中然後知侯封四百里者合附庸言之也

四書待問卷之二十終

四書待問卷之二十一

孟子

臨江蕭鎰編

告子上

告子杞柳湍水之喻食色生之謂性無善無不善之說縱橫繆戾抑有本末先後乎

曰告子不知理之為性而指人之能知覺運動者以當之所謂生之謂性者是也始見其但能知能覺運動非教不成故有杞柳之喻既屈於孟子之言而病其

說之偏於惡也則又設之以湍水之喻以見其但能知覺運動而非有善惡之分又以孟子爲未喻也則又以生之謂性極其立論之本意而索言之雖孟子折之則其說又窮而終不悟其非也又以食色爲言蓋猶生之云尒而無善無不善則又生與食色之意豈非生之謂性一語爲繆戾之本根矣

天命之謂性則有生即有性孟子何以深詰

告子生之謂性

生之謂性孟子未便攻他只爲告子認生處爲性更

不分別人物則是將血氣知覺為性凡物有血氣知覺為性者皆與人性為一是血氣而不見義理則不可也

公都子來告子與或人言性三說均之為失抑有深淺乎

三者雖同為氣質之性然而或之說猶知分別善惡使其知以性而兼言之則無病矣告子無善無不善則泯然無所分別非惟無不善并善亦無之雖為善為惡總不妨矣與時人不擇善惡而顛倒是非稱為本性者何以異哉故謂性無善不善則可謂其無善

則性果何物耶

公都子問性孟子答以情才

公都子之問皆以其原於氣者言之孟子答之不言性者非不言性也以性無聲色臭味之可以形容若躐而語之以性之本體則彼方惑於三者之說必不能返反其本故即其性之所發者言之則情者性之動而有為者也以情言之則人之情本但可以為善以才言之則有是性即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矣即其情才之善而性之本然可得而見是故仁義禮

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而其所以能惻隱羞惡辭讓是非者才也性猶水之源情才猶水之流既難與之窮源不得不指其流之未遠者示之使知其流之清而知源之清也必矣蒼叢

・公都子問性孟子答之曰情曰才曰心而不及性

公都子所問皆指其成於氣者而言孟子答之不及性者以性之體虛若難語之則彼方惑於三者之說必不能達性之本故指其性之所發為情為才者言

之即其情才之善則性之本善可知至於心亦言其已發者其曰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則非心之全體也

孟子言性善情又善至謂若夫為不善非才之罪則才亦善矣是果無惡乎

才猶材質人之能也人有是性則有是才性既善則才亦善矣孟子端本清源之論故言性善未嘗有惡孟子之說容有未備故程子論性必兼氣質言之而謂才稟於氣既帶氣稟則氣稟有清濁厚薄之殊凡可

以能為善能為惡者氣稟之所為故朱子言程子工
夫較密

善者性也能盡性者才也人皆可以為堯舜以其才
然也以性而言則情與才非有不善特氣質之稟不
齊是以才有可不拘情有所狥而不能一於義理耳
才之不善亦猶情之不中節者

牛山章既言心又言氣

此章以仁義之心為主然氣若清則心得所養而所
存自清氣濁則心失所養便自濁了

仁人心義人路舍其路放其心皆以心為路

並言而下文只言求放心

仁為義體義為仁用體立而用有以行其理則具於一心若放心而不知求則兩失之矣能求其心則心存心存則無適而非天理之流行矣故集註曰能求放心則不違於仁而義在其中矣

心即人之有知識者路即聖賢所共由者孟子恐人不識故以此喻之然其要歸只是心耳故下文一向說從心上去

舍其路而不由者由放其心而不知求故也故言放其心於舍其路之下而以求放心終之
學問多端而曰求其放心而已矣豈求放心之外無他道耶
中庸學問思辨四者甚切然放心不收則學問思辨亦從何有必收斂此心不容一物乃是學問用功處
聖賢所以備道全美爲有此心
學問之道千緒萬端以事事物物上都去理會通無非欲求其已放之心鞭辟近裏自此進進不已即下

下學上達工夫正如詩三百篇頭緒雖多而一言蔽之則曰思無邪學詩者於一篇一章並存無邪之思以觀之則三百篇之義不在詩而在我矣此章特為學問務外不務內者言之

人心出入無時莫知其鄉要當操之常存然後為心得其正若動則昏靜則擾無所檢束則亦放其心而已矣是故為學問者收斂此心不容一物則是工夫嚴切要處心存而不放則志足以帥氣無蕩佚之失則日就於高明道足以制欲無睥蝕之病而日趨於

義理然後學問之工夫可盡孰謂學問而不在於求放心乎

學問之道即曰求放心而已矣又有所謂正心養心存心盡性何耶

存養專一即所以求放心存養既熟則心得其正而全體胎脈方可言盡心

求放心爲始盡心爲終心既收歛不容一物於此隨事而存之操而勿失使仁義礼智忠信之德常行乎其間則必無縱逸昏昧之失而心得其正寡欲以養

之順而不害使耳目口鼻四肢之欲不爲其所累則免於梏亡反覆之害而心得其正此心既正然後一無所蔽而全體貼融大用普徧其在我皆無一之不盡而其所以盡之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脩天爵以要人爵雖曰要之而實已棄之矣豈必待得人爵而後謂之棄耶

脩天爵以要人爵如五霸之假仁義猶愈於不假而不脩者聖賢之心寬弘平正善善而惡惡遲不如是之急迫也且若是言則彼直棄而不脩者又將何

以處之耶

告子下

既曰大道若大路然又曰義路也道爲義體義爲道用均謂之路何也

道以路言謂事事物物各有當行之路義亦言路者謂處事處物各就他當行路上行前輩謂在物爲理處物爲義是也道義皆所當行之路故皆以路言然道若大路然取其明白易知義爲人路取其來往必由不知道之由路無目之間者也不知義之由路無足者

也
在物爲道處物爲義言道則凡在物者各有是理言
義則凡所以處物者必當是理孟子皆謂之路者以
其爲事物當然之理人之所共由者也惟其在我無
適非道故我之所當行無適非義然後所履所視其
道坦然而可見其義昭然而可行視而知其所之者
道也履而得其所宜者義也故曰君子所履小人所
視
宋牼以利說秦楚孟子以其號爲不可及答

齊王好貨之問則曰於王何有好貨之號豈曰獨可乎

宋硜之言乃欲持此以說人說苟能入其禍殆有不可勝言者宣王之問乃其自知好貨之為疾而悔心之萌者故自其善端發見而推明之使之歸於道耳與百姓同之同利亦大矣故曰於王何有

務引其君以當道志於仁而已似言仁與道為一君不鄉道不志於仁又似言仁與道為二以事之理而言則曰道以心之德而言則曰仁心存

心以於仁則可行無不合道矣故中庸曰脩道以仁孟子言不志於仁可以釋上文君不鄉道之實也上章亦言為仁之當道皆言道與仁非有二也

可就三可去三以言之行不行為去就仕之正也以禮貌衰為去就至於不得已而受其賜豈君子之本心哉

當是時舉天下莫能行其言夫有能接我以禮貌而周我之窮困猶此善於彼耳是以君子以為猶可就也孟子蓋通上下言之若君子之自處則在所擇矣

孟子於其受賜之節又曰飢餓不能出門戶則周之亦可受也明未至於此則不可受免死而已矣言受之有限明不多時受也

四書衍問卷之二十一終

四書待問卷之二十二

臨江蕭　鎰　編

孟子

盡心上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則知天矣知天在盡心之後乎抑在盡心之先乎

所以能盡其心者為能知其性而天者性之所從出知性則必知天理實一源也知在先盡在後所謂物格而后知至也

盡心知性則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

心體晧融其大無外包具許多衆理是之謂性性即理也理有未窮則心爲有外故盡心必本於窮理窮究衆理則能極心體之晧融而無不盡矣性與天只是一理程子曰自理而言謂之天自稟受而言謂之性語其分則不同其實知得性便知得性之所從出是謂知天到得知天地位已能造得此理然聖賢學問却不道我已知得到這地位便了却又須知行夫持敬必存此心而不舍養此性而無害存養工夫到

此愈厭愈密可謂敬以直內是乃吾之所以事天此時常在天理上行天不在天而在我矣知行二字不可扶一旦如欲事天而不知天爲何物到得知天却不下存養工夫則亦非實有諸己矣

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動心忍性

盡心知性存心養性皆以理言動心忍性心言理性言氣也蓋盡心知性所以造其理知之事也存心養性所以履其事行之事也然聖賢能必之於人而不能必之於天天之降大任於聖賢亦非使之必意肆

志而為其所不能為也其必有飢困窮乏苦空乏排乱以悚動其仁義礼智之心然後有所興起感動而凡聲色臭味安佚之性有所堅忍而不安作人欲日消天理日長益致其知益勵其行而所造之理無不盡所履之事無不備矣故程子曰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

盡心知性　知性在先盡心在後存心養性存心在先養性在後

知性即格物致知之謂盡心則物格知至之地存心

即誠意正心之謂養性在其中矣非存心之外別有
所謂養性工夫也

存心正心養性知性之別辨

不起妄念是正心不令外馳是存心存此天理自養
性明此天理性是知性

立命知命正命之辨

凡死皆有命性盡道而無憾者乃為正念（命）比干雖殺
正命也盜跖雖壽非正命也知謂知此道理立謂立
此道理不惑於死生壽夭之數一順於天理之自然

是謂知命即能知之不成一向委之於命須是盡得自家身上道理無少虧欠方是正命盡此道理當死則死而無憾方是正命

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忠恕不容去一何以言恕而不言忠

推己之謂恕若自己心元自不實不盡元無此忠更將何物推以及人可謂無忠做不出恕也人而有不忠之恕惟務苟且姑息於一時一復有己可推亦不復近仁矣

尊德樂義以義配德爲不失義達不離道以

義配道爲不失義

道無義不足以爲道德非義不足以爲德孟子言道

德以義配之謂道德必得其宜也

親〻仁也敬長義也達之天下也仁義不止

於孝弟而以爲達之天下得非推孝弟之心

於天下即是仁義乎

此章無推此及彼之意此所謂達乃達道達德之達

言人心之所同然也親〻仁之發敬長義之發仁義

之道無他人心之所同然耳
親親敬長雖若出于一人之私然其所謂仁所謂義
所以建立人極綱紀人道以至于不可勝用者不過
即此心而達之天下耳
舜聞善言善行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不知未
有聞見氣象如何
渾然而已其理充塞具備一有所觸便沛然不能禦
君子有三樂而王天下不與焉又曰中天下
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樂之

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此得行其道於天下而無一夫一婦不被其澤君子之樂孰大於此三樂而以王天下不與存者謂其不與存於三樂之中耳非謂王天下之不足樂也然王天下盍能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乃可為樂若但以富天下為樂則非君子之樂矣

伯夷太公聞文王作興而歸之又曰待文王

而後興者凡民也伯夷太公豈凡民乎

聞其興者其興在人待而興者其興在我在人之興

作為振起之興也在我之興感發奮厲之興也作為
振起之興雖在人而所聞在我感發奮厲之興雖在
我而所待在人論人我之相為興則知伯夷太公不
為凡民矣

聞而歸者歸其政待而興者興於教歸其政可以見
其善養老之政興於教可以見其無為之才自修

堯舜性之湯武身之反之

性之是生來自然如此身之是真履實踐做得如此
性之是不假修習而能反之是學而後能身之反之

亦自不同

居移氣養移體下文但言居而不言養

有是居則有是養居富貴則有富貴之養居貧賤則有貧賤之養以至夷狄患難皆然言居則養在其中

形色天性也下文踐形但言形而不言色

有此形即有此有色有之形則有人之形色有鳥獸之形則有鳥獸之色有草木之形則有草木之色言形則色在其中

形色天性也與食色性也何以異

形也天性是引形氣入道理中來食色爲性是逐道理出形氣外去霄壤之分

君子之於物也愛之而弗仁仁主於愛〻之理也仁與愛果有分乎

親〻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一理萬殊稱物平施之意此仁字是用待物類只有不可愛心不可使之失所而已若夫牛不穿鼻馬不絡頭一以人理奉之則與親民何別是故仁人心也有人理存焉施於人者不可施於物乃理一分殊處

阮言急先務之為知急親賢之為仁而下文總功由決止言知而不言仁

自是併與仁說急親賢之為務所謂知務豈不為仁

張敬曰所謂親賢乃是先務也仁之所為即知之所知總

之不闕而小爲是猶尚得爲知務乎

盡心下

阮曰我善為戰我善為陳大罪也又曰君子有不戰〻必勝矣

善國者不師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兵捐於無兵

至於用師德之次矣而猶以善陳善戰稱乎善政戕民傷財和氣人心離散國以殘之非大罪而何唯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則多助之至天下順之国無事於戰假使有戰則人和之至未有不勝與誇善戰者自不同也

能讓千乘之國與萬鍾於我何加何守如何好名之人勝大處打得過小處漏綻動於萬鍾過大處發露

孟子言孔子去齊接淅而行以為去他國故

速孟子去齊亦他國也何三宿出晝猶以為
速
夫他國之速對去父母之遲國之遲而
孔子去齊所以欲速者景公君臣
之卒不可變
已自
也若戰國之際地辟民
故大賢濟時行道之心

四書待問卷二十二終